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 阿方斯·都德 著 金元尚 译

Daudet: The Last Lesson 

最后一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德 著 金元尚 译

Daudet: The Last Lesson 

最后一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课 / (法) 都德 (Daudet, A.) 著; 金元尚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法国. 1/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7-8

I. 最… II. ①都… ②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184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最后一课

作 者 (法) 都德
译 者 金元尚
责任编辑 包斯日古楞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7-8/I·1936
定 价 28.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最后一课	1
科尔内耶老板的秘密	5
阿尔莱姑娘	10
塞甘先生的山羊	14
金脑人传奇	20
教皇的骡子	24
老人	33
繁星	40
三遍小弥撒	45
两家客栈	53
知事下乡	57
小东西	60
科耳马尔法官的噩梦	286
一局台球	290
小间谍	295
柏林之围	302
旗手	309

最后一课

—— 一个阿尔萨斯儿童的故事

这天早上我迟到了，我真怕挨训，尤其是阿梅尔先生曾叮嘱过我们，他将就分词那一课提问我们，但我一点儿还都不会呢。有一会儿我萌生了逃学的念头，跑到田野中去玩耍。天气这么温暖，这么晴和！不时传来鸟儿在林边上的欢唱；还有锯木场后边，普鲁士兵正在那儿操练，这些对我来说比分词规则更有魅力，然而我终于克服了这个想法，快速向学校跑去。

在村公所门口走过的时候，我见很多人围在张贴布告的小栅栏跟前。近两年一切不好的消息——吃败仗、征兵、司令部命令——我们全是打这儿了解到的。我没停留，心中却在思忖：

“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我跑步路过广场的时候，正带着徒弟一块儿看布告的铁匠瓦克泰冲我高声喊道：

“别这样急，小家伙；你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赶到学校！”

我当他在与我闹着玩儿，跑到阿梅尔先生的小园子时已经气喘吁吁了。

通常开始上课的时候，就连街上都能够听到一片闹哄哄的声音，课桌又开又关；为了能专心致志，大家捂着耳朵一同大声诵读课文，而老师的教鞭不住地敲着桌面。然而此刻到处都静悄悄的。我原想趁着那种乱糟糟的场面，悄悄地跑回自己的位子上去；然而恰巧这天一切都如此宁静，就像周日的早晨。由敞开的窗户往外看，我望见同学们已非常整齐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阿梅尔先生胳膊下夹着那根令人心惊胆战的铁教鞭，来回走动。我只能打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进教室。您可以想像，那时我是多么难堪，多么紧张。

然而我并没挨批评。阿梅尔先生看到我，语气非常亲切地对我说道：

“快去你的座位，小弗朗斯；如果你还不来，我们可要上课啦。”

我跨过长凳，马上在我的课桌跟前坐下。只是到这个时候，稍稍由慌乱中定下神来之后，我才留意到我们的老师穿上了他那件很好看的绿色外套，系上精致的打结颈饰，戴着绣花的黑绸小圆帽，这些只是在督学视察与学校颁奖的时候他才会穿戴。除此之外，教室里充满一种不同往常的庄重气氛。然而最使我觉得诧异的是，我望到教室尽头平时总是闲着的长凳上坐满了村里的人，他们也像我们似地一声不吭，他们里面有戴三角帽的老奥塞尔、过去的村长、退职的邮差，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人。每个人都一脸忧愁；奥塞尔还拿着一本边缘磨破的旧识字课本，打开来摆在膝头，他的那副大眼镜横放在书上。在我对这些感到惊讶的时候，阿梅尔先生走上了讲台，用像他方才对我讲话的时候一样亲切而又庄严的声音对我们说道：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从柏林发来的命令说，在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学校中只能教德文。新教师明天就来。今天是你们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我请你们认真听讲。”

这番话对我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咳，卑劣的家伙，他们在村公所跟前贴出布告宣布的正是此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但我还刚刚将就着会写字！这样说来，我再也学不到什么啦！如此一来，我不得不到此为止！我这时对浪费光阴、逃学去掏鸟窝，或是去萨尔河上滑冰，是多么懊悔呀！我的那些课本，方才还感到那么讨厌，背在书包中那么沉重，此刻都仿佛成了让我舍不得离开的挚友。阿梅尔先生也一样。想到他将离开，想到再也看不见他，我将遭受的处罚，挨到的教鞭统统忘记了。

不幸的人呀！就是为了这可敬的最后一堂课，他才换上美丽的节日服装；

这时我也知道了村里的这些老人为什么要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似乎是在向我们表示他们对过去没时常到这个学校中来感到后悔。这也仿佛是对我们的勤恳服务四十年的老师以示谢意的一种方法，对将要离去的祖国表示心意的一种方法。

我正在这样想事时，听到喊我的名字。该是我背书啦。只要能大声没有任何差错地从头至尾背出这条出名的分词规则，任何代价我都愿意付出；然而我前几句便弄乱了，我只是站在凳子跟前来回摇晃，心中非常难过，没有勇气抬起头来。我听到阿梅尔先生对我说：

“我不批评你，小弗朗斯，可以说你受到的惩罚已经够多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每天都在对自己说：‘行了！我有足够的时间。明天学也晚不了。’今天你见到发生的事情。呵！总是将教育推到明天，这是我们阿尔萨斯莫大的不幸。如今这些人可以对对我们说：什么！你们说自己是法国人，但你们既不会说，又不会写自己的语言！在这一切当中，我可怜的弗朗斯，罪责最大的并非是你。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应该责怪自己之处。

“你们的父母根本不怎么关心你们的教育。他们宁愿将你们送到地里或是纱厂去打工，能多赚上几个苏。至于我自己，难道我没什么值得责怪自己的么？难道我没经常叫你们给我的园子浇水来代替学习吗？当我准备去钓鱼的时候，难道我不是非常随便地给你们放假么？”

事情说了一件又一件，然后阿梅尔先生开始跟我们提起法语，他说这是世上最好的语言——最清楚、最严谨，应当在我们之中保住它，永远别忘了它，因为一个民族堕落成奴隶，如果好好地掌握了自己的语言，便是掌握了把自己牢房打开的钥匙。然后他拿着一本语法书，将其中的一课读给我们听。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了解得多么明白，他讲的那些内容我认为非常好懂，非常易懂。我不怀疑我从未这样专心地听讲，他也从未这样耐心地讲解。应该说，这个不幸的人打算将他的全部知识在他走之前都传授给我们，立刻灌入我们的心中。

语法课讲完后上书法课。为了这天，阿梅尔先生给我们预备了很多张全新的字贴，上边用很好看的圆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挂在书桌的三角架上，就仿佛教室中飘扬着许多面小国旗。大家都聚精会神，真的很动人，并且非常肃静！除去笔尖在纸上划出的声音之外，任何声音都听不到。有的时候有几个甲虫飞进来；然而谁也没留意，就连几个年纪特别小的孩子都一样，他们一心一意地画着自己的鱼钩，仿佛这也是法国字一样。几只鸽子在学校的屋顶上轻声咕咕叫，我一面听心里一面思忖：

“总不至于迫使鸽子也用德国话鸣叫吧？”

我不时由字贴上抬头看看，只见阿梅尔先生在讲台跟前坐着，纹丝不动，紧紧地盯着四周的东西，就像他想将他的这所不大的学校用眼光带走一样。请您想一下！四十年以来他一直呆在这个地方，前边对着他的园子，还有始终没有改变的教室。不过那些凳子与课桌在长久地使用当中被磨得光溜溜的了；园内的胡桃已经长高，他亲自种下的蛇麻藤如今也围绕着一扇窗户，直接爬上屋顶。想起离开眼前这一切东西，听到他妹子在楼上屋内来回走动，忙着整理箱子，这个不幸的人是那么悲伤！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将永远离开这儿。

不过他仍然鼓起勇气给我们将课一直讲到结束。在书法课之后，我们接着上历史课；然后是初级班的小学生一起唱着唱 ba, be, bi, bo, bu。在教室后头，老奥塞尔戴着眼镜，两手拿着识字课本，和他们一同拼字。能够看得出他也非常认真；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使人听后觉得非常怪异，令我们大家哭笑不得。呵，我会一直记得这最后的一课！

忽然间，教堂大钟敲响了正午十二点。接着祈祷的钟声也响了起来。与此同时，普鲁士兵操练回来，军号在我们窗子外面突然吹响。阿梅尔先生从椅子上站起身，面无血色。他在我眼中从未显得这样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道，“我——我——”然而有个什么东西噎住了他的喉咙。他再也讲不下去了。

接着他回身面对黑板，拿着一根粉笔，用尽浑身的气力，竭力写了几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把头靠在墙上，一个字也说不出，朝我们打了个手势，说：

“放学了——你们可以走了。”

科尔内耶老板的秘密

弗朗斯·玛马伊，一名年老的短笛手，他经常来我家里喝葡萄烧酒，在闲聊中打发漫漫长夜。一天夜晚，他将二十年以前我的磨坊亲眼看见的、村中发生的一个很小的故事讲述给我听。这个老人讲述的故事使我深为感动，下面让我试着将我听见的原汁原味地讲给诸位。

尊敬的读者，你们可以想像，你们是坐在一碗香气四溢的葡萄酒跟前，同你们谈话的是一位年老的短笛手。

我们这儿，我的好先生，过去根本不像现在一样没有生气，没有欢乐。以前这里的磨粉生意很兴盛，周围十法里之内的那些农庄里的人都将麦子运到我们这里来磨……村子四周的山上到处都是风磨，处处都能望到风翼在松树林上空迎着地中海干风不停地转，一队一队驮了口袋的小毛驴，顺着一条条路来来往往。除了礼拜天，天天都能够快乐地听到从山冈上传来的鞭子声，风车的帆布翼的噼啪作响声，还有磨坊中的帮工赶牲口的吆喝声……到礼拜天我

们就三五成群地到磨坊去。在那里，磨坊主用麝香葡萄酒招待大家。女主人裹着一块带花饰的头巾，佩着金十字架，漂亮得就像皇后。至于我，我拿着我的短笛，大伙儿跳法兰多拉舞，一直跳到黑夜。这些磨坊，你们瞧，曾给我们这儿带来欢乐与繁荣。

倒霉的是许多从巴黎来的法国人产生了在到达塔拉斯孔的大路上开设用蒸汽做动力的面粉厂的想法。只要是时髦的都是好的！人们逐渐地养成了将麦子运到面粉厂去加工的习惯，可怜巴巴的风力磨坊闲着无事可做。它们努力竞争了一些日子，然而蒸汽机到底强大，它们，哦！一个又一个地都无可奈何地关门倒闭了……再也无法看到小毛驴来了……漂亮的磨坊女主人卖了她们的金十字架……再也不能喝上麝香葡萄酒啦！没有谁再跳法兰多拉舞了！……地中海干风白白地吹着，磨坊的风翼始终停止不动……后来的一天村公所将所有这些旧房屋全都拆掉，在它们的原来的地方种上葡萄与油橄榄树。

不过在一场大崩溃中有一所磨坊毫不动摇，在那些面粉厂主面前，风车的翼子还在小山冈上坚强地转动着。那是科尔内耶老板的磨坊，即我们现在正在里边闲聊消夜的这所磨坊。

科尔内耶老板是个老磨坊主，在面粉中过了六十年，非常喜欢自己这个行当。面粉厂的开设害得他仿佛发了疯。足足一周只看到他在村子里到处奔跑，纠集身边的所有人，使劲地喊着：有人想用面粉厂的面粉迫害普罗旺斯。“不要到那儿去，”他说道，“这些强盗为了做面包而使用蒸汽，那玩意儿是魔鬼的创造，至于我，我靠地中海干风和意大利北风干活，它们就是仁慈天主的呼吸……”他找到了许多像这么好听的话来赞颂风磨，然而没有谁听他的。

所以老人气愤至极，将自己关到磨坊中，好像一头野兽一样孤零零地过日子，就连他孙女维韦特，一个自从父母离开人世以后世上只有爷爷这样一位亲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他都不想让她呆在身旁。不幸的小姑娘只好一个人外出谋生，差不多跑遍各个地方的农庄，做雇工，给人收割庄稼、养蚕，或是采

摘油橄榄。但是这个孩子，她的祖父看起来又仿佛非常疼爱她。他经常头顶火热的太阳徒步走四法里的路程，上她在那儿干活的农庄去探望她，到她身边，他连续几个钟头边哭边看着她……

当地人都以为老磨坊主是为了省钱才将维韦特打发走的。叫自己的孙女去冒着被工头们粗野对待与年轻女帮工也许会遇见的一些吃苦的危险，像这样由这个农庄流落到那个农庄，这对他而言有失体面。一位像科尔内耶老板同样有头有脸并且以前始终很自尊自爱的人，如今光着脚，戴一顶有洞的破帽，束着一条破烂不堪的阔羊毛腰带，像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一样在街上跑来跑去，大家都觉得很不像话……说实话，星期日看到他进入教堂望弥撒，我们这些年纪大了的人都替他觉得不好意思。科尔内耶也清楚地察觉到了，所以他没有勇气再过来坐到本堂区财产管理委员的席上。他经常在教堂尽头的圣水缸附近，和贫穷的人呆在一块儿。

在科尔内耶老板的生活里有着使人弄不明白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村里谁也不往他那里送麦子，但是风车的翼子仍然像过去那样不住地转动……傍晚还会在路上碰到老磨坊主赶着自己那头背上驮着大面粉口袋的驴子。

“晚上好，科尔内耶老板！”老乡们大声对他说，“磨粉生意总是很不错嘛？”

“总是很不错，我的孩子们，”老人高高兴兴地答道。“谢天谢地，我们有不少活儿干。”

此刻倘若有谁问他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活儿，他便会用一根手指头封住嘴唇，一本正经地答道：“不要声张！我在搞出口生意……”再多问就任何东西都问不出来了。

想走进他的磨坊瞧一瞧呢，那就连想也别想，连小维韦特也不曾进去……

我们走过的时候，看到门总是紧闭着，风车硕大的翼子不停地在转，老驴子啃着地上的青草，一只骨瘦如柴的大猫在窗台上晒太阳，恶狠狠地看着您。

这些都发散出一种不可琢磨的气味，引起大家的议论。所有的人都依照各自的思想去猜测科尔内耶老板的秘密，可是普遍认为，在这座磨坊中装金币的袋子比装面粉的袋子都多。

可是时间一久，秘密总算发现了。事情是这样的：

在用我的短笛为年轻人的舞会伴奏的时候，我有一次留意到我家最大的一个男孩子与小维韦特相爱了。其实我也没有觉得生气，因为科尔内耶这个名字在我们当地到底是受人尊重的，何况看到维韦特这只美丽的小鸟在我的家中蹦来蹦去，也会令我感到开心。但是我们的这一对恋人时常有机会幽会，我怕会出什么事，准备赶快把事情安排好，因此直接跑到磨坊去找当祖父的谈一下……哦！这个老巫师！您真应当瞧瞧他是怎么对我的！无论如何都没法叫他将门打开。我贴近锁眼凑合着终于把我的来意讲清楚。在我讲话的时候，那只可恶的瘦猫总是像个魔鬼一样在我头上喘气。

老人不容我将话说完，就很粗鲁地朝我大声叫嚷，让我最好滚回家去吹我的笛子，假如我急于想给我的儿子找一个媳妇，我完全可以到面粉厂去找一个姑娘……您可以想像，听完这番混账话我的血顿时涌上心头；不过我仍然能保持镇定，极力控制自己，扔下这个老疯子独自一人，回来将我碰钉子的事儿告诉孩子们……这两个可怜的小羊羔真的难以相信这是事实，他们请求我恩准让他们两个一起去磨坊和祖父谈一谈……我没法拒绝，接着我的这一对恋人就走了。

他们来到上面，恰巧科尔内耶老板刚出门。门牢牢地锁着；可是老人临走将梯子忘到了外边，两个孩子立即想到从窗户钻进去，瞧一瞧这座赫赫有名的磨坊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在是怪事！放磨子的那个房间里面是空的……没有一个口袋和一粒麦子，连墙上与蜘蛛网上也没有半点儿面粉……甚至被碾碎的麦粒的那种又热又香的味道也没有闻到，而通常磨坊中都弥漫着这样的气味……动力轴上盖着一层尘土，那只骨瘦如柴的大猫睡在上边。

下面的一个房间有着同样衰败和破落的气氛：一张旧床，几件破烂衣服，楼梯的台阶上有一块面包，然后是在一个角落里堆了三四个破口袋，从里边露出石灰渣与白黏土。

这便是科尔内耶老板的秘密！他想挽救磨坊的名声，令人相信磨坊仍在磨面粉，夜晚在大路上用小毛驴来回驮着的，就是这些石灰渣……可怜的磨坊！可怜的科尔内耶！好些日子以前那些面粉厂厂主就将它与他的最后一位顾客抢走了。风车翼子依然在转，可是磨子在空打磨。

两个孩子满脸泪水跑回来，将他们见到的情形讲给我听。我听了以后心都要碎了……我毫不迟疑，立即跑去找周围邻居，将事情简单地告诉他们，大家商量好应当立即将自己家中的小麦都扛到科尔内耶老板的磨坊去……说到做到。全村的人都出发了，我们赶着很长的一串驴子到了山岗上，驴子全驮着小麦，这绝对是实实在在的小麦！

磨坊的门敞得很大……在门口科尔内耶老板在一袋石灰渣上坐着，两手抱头痛哭。他方才回家发现有人趁他外出进入了他的家，知道了他的可悲的秘密。

“我多惨哪！”他说，“如今我只能去死了……磨坊的名誉给破坏了。”

他失声痛哭，哭得人心酸，一面还用一些亲切的名字叫唤他的磨坊，像和一个活人讲话似地对它哭诉。

此时驴子来到平地上，我们都像在当年磨坊主的那些好日子中一样高声喊叫：

“哎！磨粉啊！……哎！科尔内耶老板！”

看，口袋放在门口，金黄色的好看的麦粒撒落在地上，撒得到处都是……

科尔内耶老板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拿了一把麦子放到他那只干枯的手的掌心中，一边又笑又哭地说：

“这是麦子！……老天爷！……好麦子！叫我仔细瞧一瞧。”

于是他向我们转过身来说道：

“哦！我知道你们会返回我这里来……所有的这些面粉厂老板都是贼。”

我们要将他高高地抬起来，抬到村子中去。

“不，不，我的孩子们，我首先得去喂一下我的磨子……你们必须想一想！它已有很久没吃过东西啦！”

我们热泪盈眶地望着这个可怜的老人忙来忙去，解开口袋，照管磨子；麦粒被碾碎了，白花花的面粉飘起来弥漫到天花板上。

应当说句良心话，从这天开始，我们从未让老磨坊主缺过活儿。后来有一天早上科尔内耶老板死去了，我们的最后这座磨坊也随之不再转动，这回永远不再转动了……科尔内耶死了，无人干他这行。该怎么办呢，先生！……在这个世上什么事情最终都会结束，应当相信，风力磨坊就像罗讷河上的马拉驳船、王家法院和带大花图案的服装一样，它的时代已经有去无回了。

阿尔莱姑娘

从我的磨坊下来，去村子，要经过一座农舍，这座农舍建在大路旁边的栽着朴树的大院落的尽头。这是典型的普罗旺斯农庄主的房屋，红色的瓦，宽大的褐色正面墙上窗户开得不规则，顶上边是顶楼的风向标，把干草垛挂上顶楼的滑车，还有几捆露在外边的褐色的枯草……

这个农舍为什么引起了我的留意？这扇紧紧地关闭着的大门为什么让我心中觉得十分难过？我也说不清，然而这个宅子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它的周围太寂寥了……我们路过的时候，狗不吠，珠鸡悄悄地逃跑……房屋里边没有声音！一片寂静，就连骡子的铃铛声都听不见……没有白色窗帘，没有从屋顶冒

出的炊烟，几乎让人们认为这里无人居住。

前一天正午钟敲过十二点的时候，我从村子中返回来，为了避免烈日的照射，我顺着农庄的墙，在朴树的荫影下走着……农庄大门前边的大路上，有几名不声不响的长工刚刚装完一大车干草……院扉依然敞开着。我走过的时候向里面瞧了一下，我瞧见院落的尽头有位白发苍苍的大个子老头儿，胳膊肘支在一张大石头桌上，头埋在两手里，身穿一件又短又小的上衣与一条褴褛的裤子……我停下来。一名长工在旁边轻声对我说：

“嘘！这是主子……从他公子遇到不幸以来，一直都是这副样子。”

此刻有个妇人和一个小男孩儿，身穿黑色丧服，捧着烫金的厚厚的祈祷书，由我们身旁走过，进入了农庄。

长工又说道：

“……女主子与小公子刚刚望弥撒归来。从大公子自尽之后，他们每天都去……哦！先生，多么悲惨呀！……做父亲的到现在仍然穿着死人的衣裳，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他换下来……驾！吁！畜牲！”

大车晃晃悠悠地出发了。至于我，我了解得更具体一点儿，请求驾车的叫我上车坐在他的身旁，我正是在车上的干草堆中听见下边这个使人心酸的故事的……

他名叫让，是一个二十岁的使人佩服的特别出色的农民，安静得像一位姑娘，身体强壮，相貌英俊。由于他长得很漂亮，因此女人都盯着他；然而他心中只有一个人，一位全身是天鹅绒与花边的阿尔莱姑娘，是他无意间在阿尔莱的竞技场上碰见的。一开始农庄中对于他们的来往并不赞成。这位姑娘被认为太风骚，并且她的双亲又是外地人。可是让已经决定，非要娶他的阿尔莱姑娘。他这样说：

“要是不准我娶她，我就去死。”

无可奈何，于是定在收获季节之后举止婚礼。

一个礼拜天的晚上，这家子正在农庄的院落里用晚饭。这简直可以说是一

个结婚宴会。未婚妻没有在场，可是大家频频为她干杯祝贺……有个男人出现在大门口，以颤抖的声音要求与埃斯泰夫老板单独聊一聊。埃斯泰夫站起身来，来到大门外的大道上。

“老板，”那个男人对他说道，“您将给您的儿子娶的是个荡妇，她和他相好已经两年多了。我所说的可以提供证据，这里有几封信……她父母都知道真相，并且同意把她许配给我；可自从您的公子碰见她之后，不管是他们或者她都对我感兴趣了……但我相信到这个程度了她不能再当其他人的妻子了。”

“好极了，”埃斯泰夫老板看了那些信件之后说，“请进去喝杯麝香葡萄酒吧。”

那个人答道：

“多谢！我很痛苦，喝不下酒。”

说罢他便离开了。

父亲平静地回来，重又坐在他的座位上，这顿晚餐快快乐乐地结束了……

那天夜里埃斯泰夫老板与他儿子一块儿到田野中去。他们在外边呆了很久；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母亲仍然在等候他们。

“太太，”农庄主人将儿子领到她面前说，“吻他一下！他真可怜……”

从此让再也不谈阿尔莱姑娘了。但是他依然爱着她，甚至在得知她曾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躺过之后，反倒更爱她了。只是他天生矜持，一生沉默；不幸的孩子，就是这点将他害苦了……有的时候他成天独自一人呆在角落里，纹丝不动。有的时候他拼命地干活，一个人做十个零工的活儿……傍晚时分，他踏上通向阿尔莱的大道，向前走啊走啊，直到他看到城里的尖形的钟楼出现在落日中。于是他回转过身走回去，他从来都不走得太远。

看到他一直都那么痛苦、孤独，农庄上的人束手无策了。大家怕有灾难发生……有一天在饭桌上，他母亲眼睛中噙着泪水看着他，对他说：

“好吧，听着，让，你要是依然想娶她，我们就同意你……”

父亲羞惭得满面绯红，垂下了头。

让摇了摇头，随后走出去了……

从此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不使父母担心，总装出一种高兴的模样。舞会上，酒馆中，火印节上又能看到他了。丰维埃耶的主保圣人节上跳法兰多拉舞是他带的头。

父亲说：“他病已经好了。”而母亲，依然很担心，更加关注她的孩子了……让同弟弟睡在一块儿，紧靠蚕房，可怜的老妇人在他们的卧室一边给自己支了一张床……蚕在夜间或许需要她……

圣埃卢瓦节来到了，圣埃卢瓦是农庄主的主保圣人。

农庄里一片欢腾……新城堡每个人都能开怀畅饮，还有很多葡萄烧酒。随后放鞭炮，在打麦场上点起篝火，在朴树上挂得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灯笼……圣埃卢瓦万岁！大家起劲地跳法兰多拉舞。弟弟烧坏了他的新罩衫……让看起来也很高兴；他还请他的母亲共舞；这个不幸的女人快乐得流下了泪水。

夜里大家都睡觉去了。每个人都很困……让却难以入睡。他弟弟到后来说这整整一夜他都在哭……

哦！我向您担保，他这人呀，伤心极了……

次日清晨，母亲听到有人跑过她的卧室。她好像有了一种预感：

“让，是不是你？”

让没有说话；他已跑到了楼梯上。

母亲急忙起来：

“让，你到哪里去？”

他上了顶楼上；她跟在他身后叫道：

“我的儿子，看在老天的分上！”

他关好门，扣上门闩。

“让，我的小让，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她用她那两只发抖的老迈的手摸索着找插闩！……有扇窗户被打开了，传